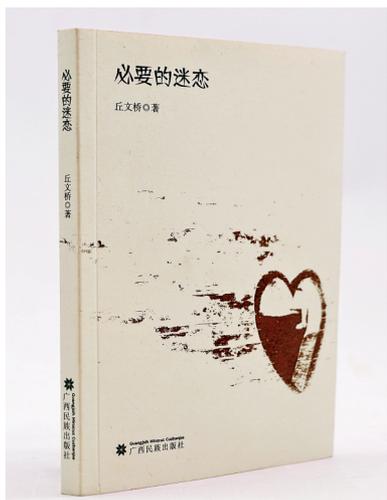


新书推荐

《必要的迷恋》

——丘文桥诗集出版



近日，广西诗人、评论家、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丘文桥的诗集《必要的迷恋》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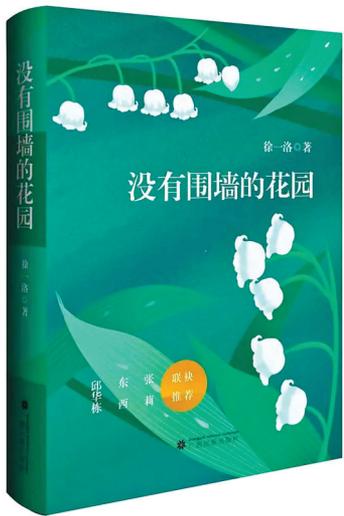
《必要的迷恋》精选了作者近年来新创作的诗歌作品124首，全书分为“必要的迷恋”“让花朵尽情绽放”“时光机”“偶然路过”四辑。其中，第一、二辑诗歌的内容侧重描写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，展现了作者对甜蜜生活与情感的向往和追求，对诗歌的热爱与创作的执着。第三辑收录的诗歌以追忆旧日时光为主要内容，表达了作者对家乡及乡亲的怀念之情。第四辑选入的诗歌，则以作者游览欣赏过的一些风景名胜为描写对象，由此及彼，抒发了自己对生活、对创作的思考。该书全方位展现了作者过去几年，进行诗歌创作的复杂、细腻、真实的心路历程和回归文学、昂扬向上的宝贵精神风貌。

早在1992年丘文桥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《大花房》，近几年重新回归文学后，一直笔耕不辍，创作了大量的诗歌、文学评论等，先后有作品在《诗刊》《文艺报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发表。

(李道芝)

《没有围墙的花园》

——徐一洛小说集出版



3月4日，广西作家徐一洛《没有围墙的花园》新书发布会在南宁举行，该书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《没有围墙的花园》收入徐一洛近几年创作的9篇中短篇小说。这些小说聚焦现代都市中的婚姻生活和情感故事，涉及人性、情感、婚姻和女性小人物的生存状态，对现实社会有一定程度的观照，具有较为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，引发人们对女性情感、婚姻和生活方式的关切和思考。

徐一洛又名四丫头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广西作家协会理事，南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广西外国语学院文学院院长，曾任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民族文学》《作家》《诗刊》等发表作品近200万字，出版长篇小说《爱情不设防》《错过的情人》《年华轻度忧伤》等，在《世界》《诗刊》《民族文学》《作家》《诗刊》等发表作品近200万字，出版长篇小说《爱情不设防》《错过的情人》《年华轻度忧伤》等，在《世界》《诗刊》《民族文学》《作家》《诗刊》等发表作品近200万字，出版长篇小说《爱情不设防》《错过的情人》《年华轻度忧伤》等。

(黄浩云)

淡如水墨韵 浓如花盛开

——评丘文桥诗集《必要的迷恋》

□ 张淑云

近日，广西诗人丘文桥的诗集《必要的迷恋》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，收录了诗人近几年创作的诗歌作品，是诗人继《大花房》《静谧的风景》后出版的第三部诗(文)集。丘文桥在年少时便开始写诗，在那充满着青春激情的年代走进诗歌的殿堂，1992年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大花房》，时隔三十年后《必要的迷恋》再次如花般盛开。丘文桥在从事企业管理的繁忙工作之余，仍执著迷恋于诗歌创作，在艺术上从未停止过追求与突破，努力从生活的沃土上汲取诗情，而这本诗集，正是他长途跋涉后所达到的又一个新高度。

打开这本诗集，一种战胜平庸超越自我的生命冲动油然而生。丘文桥的诗以真诚质朴见长，于生活的细微之处揭示诗意的奥秘，善于从生活中提炼鲜活的诗歌意象，在意象的营造上更是平中见奇、耐人寻味。他对于现实、生活、人生的感情与审美体验，既真实而又充满哲理性。他写春天的风、写天空的鸟、写池中的莲花、写桌上的咖啡，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意象随处可见，在这些意象身上所表现的生命经验和内心感受却是独特而纯净的。春风拂过的大地就像一本翻乱的诗集，一群鸟划过天空就像时间蔓延在人的生命里，每一株飘摇的莲花都诉说一段无处安放的心事，卡布奇诺散发的芳香是撩人的怦然心动…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用犀利而睿智的目光穿透生活的表象，来表达心灵潮汐的隐秘变化。

丘文桥的诗明显地表现出对古典诗歌美学的承袭，字里行间彰显出绵长的情致、韵味。在美学风格上表现出冲淡纤秣两相映的美学风格，既有寂静清幽的冲淡之美亦有绚丽绚烂的纤秣之美。诗集《必要的迷恋》展现了诗人内心丰富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热爱之情，诗人用诗歌寻求真善美的崇高境界，春风化雨、荡涤心智，一花一木、一人一事于细小

精微处书写美好的生活。

冲淡之美是一种自然流畅、朴实真挚的风格。诗集《必要的迷恋》在含蓄有致的美感体验中写尽自然之美，犹如中国传统水墨画一般洗尽铅华。“而我眼下的亭台楼阁就是秋波里的一幅水墨/江山影照美如画/绿肥红瘦，浩浩荡荡”(《必要的迷恋》)水中倒影淡墨无痕、江山如画自是绿肥红瘦，表现出空灵、洒脱、超然寂静的冲淡之美。“未曾剪过的是大容山脚下的枫叶。莲花瀑布洒下的水，与天一色/含苞待放”(《未曾剪过的》)瀑布洒下的水与天色相连，水天一色的澄澈正如宁静的水墨画，韵味无穷。莲花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是圣洁、高雅的象征，丘文桥的诗歌善用莲花意象表达一种淡雅的情致。“在醉迷的观荷台/静静地/掠过头顶的蜻蜓还是那么寂静无声吗”(《被莲包围》)这首言外想到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灵动雅致情趣，显现出一种沉静内敛、从容优雅的气度。除此之外，还有《覃塘荷色》《睡莲畔所思》《荷花劫》等诗都以荷花为意象，通过寂静无言的莲之美来营造出冲淡的诗境之美。

《红楼梦》中薛宝钗的《咏白海棠》诗云：“淡极始知花更艳，愁多焉得玉无痕”，淡到极致便是绚烂，从含苞待放的淡雅到花之绽放的纤秣，丘文桥的诗倾诉着灵魂深处葆有的激情力量。“那些花瓣在这个季节搭起了桥/偶遇，所有缩短的夜晚/你一定出现，且认真地盛开过”(《过程》)所有的花瓣在同一个季节里竞相盛开，在一种被自然唤醒的状态中呈现热烈的生命过程。丘文桥以花入诗，玫瑰、樱花、梅花等蕴含着诗人的生命美学思想。“相同的斑斓显耀出灿烂/你是一朵玫瑰，盛开到沉醉”(《第七种可能或者结果》)“樱花、梅花接下来还有桃花/在南宁，我一直在打听/花的绽放还是盛开/成就一座城和两个

人的爱情”(《让花朵尽情绽放》)花与人心物相通，花已成为诗人心灵的客观对应物，那浓烈绽放的激情是激荡人们生命上升的精神源泉。诗人在此不是简单地浮光掠影式的临摹，而是以高度浓缩的语言展现审美情感的真实，落笔无俗尘之气，字间尽显纤秣之美。这也是丘文桥诗歌最大的特点：冲淡纤秣两互见。他的诗歌就其整体而言是冲淡的，但又能做到于冲淡中见纤秣，纤秣中见冲淡的神奇效果。

丘文桥的诗歌有独特的写作手法，他以诗人的情思熔铸出新颖别致的诗歌语言，表现出多层次质感。优美而绵密的诗句，表达出诗人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感。面对爱情，他说“装饰我爱情的诗人/像一朵真实的花，在我的身体绽放/像一匹马，在我的胸口奔跑”(《一百二十天》)热烈奔放的情感意在言外；面对寂寞，他说“随着夕阳的雕刻刀/把生活积蓄的一部分疼痛/用一生欢笑，掩饰寂寞”(《寂寞论》)欢笑与寂寞的极端对比被用到了极致；面对时光，他说“留清茶和酒/一起观赏丰满的往事”(《时光》)过往的岁月是那么的悠闲和美好。诗人选用“奔跑的马”“夕阳的雕刻刀”“丰满的往事”的句词和意象来描绘一种抽象的情感，这样的语言使诗歌更富有立体感，给人带来回味无穷的审美感受。

丘文桥的诗歌往往在精炼的语句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，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读者的阅读想象力。诗人的目光具有深邃的穿透力，他用思想家的深邃去洞察世界，世间的万物更需要有心人去观察和感悟。丘文桥对诗歌的迷恋，实际上是对世间万物之精微的迷恋，是对诗世界之辽阔的迷恋。藉由诗集《必要的迷恋》，我们看到一个历尽生活的艰辛，归来仍是那个热泪盈眶的少年。

(作者简介：张淑云，南宁师范大学研究员、文学博士，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。)

失败者的飞翔

——读徐一洛《没有围墙的花园》有感

□ 卢悦宁

地里称为“乌鸦”。徐一洛却将这样一个次要人物写得十分抓人眼球，她与成功离婚后的女主人公无声对视，这一情节耐人寻味。《火笼》中的李保国和方卉同样游离于离婚的边缘，一盆火龙果成为他们交流的纽带。就在他们约定离婚的前几日，火龙果不经意开花，结果，各自觉得在婚姻中受尽委屈的两人回想起对方的好，决意继续厮守，在婚姻这个“火笼”里干柴烈火下去。此篇小说意在说明，植物需要精心呵护，而情感和婚姻需要用心经营。《陈香》是一个已届不惑之年的已婚男女寻回初恋的故事。徐一洛将两人刻骨铭心初恋和再见面意难平的种种细节精心写就，显然不是在为婚外恋鼓与呼，而是为了提醒人们珍惜眼前和现有。《一剪酸梅》写了一个不被爱的人不顾自身安危，独自一人深夜打黑车去寻找丈夫出轨证据的故事。爱而不得是人生的常态，既然是常态，就不必沉湎其中，郁郁不乐。

《唇吻》写了一对令人心酸的男女：陈东海是唇裂儿，从小受尽凌辱；冯秋水貌美而孤僻，皆因幼时遭性侵留下的心理创伤。他们相遇后相爱，互相取暖，彼此慰藉，共同克服人性的弱点，一起寻找微弱的得到救赎的可能。《孤鸿》中的夏秋麦险些有和冯秋水相似的遭遇，侥幸逃脱后被恶人泼了污水，却苦于自己是哑巴无法辩驳。她独自应对被迫嫁给丑恶之人等厄运，独自忍受人们的闲言碎语唾沫星子。《何日君再来》里同样有两个失去所爱的男女萍水相逢：下夜班的“我”和开出租车接“我”下班的司机宋强。故事在邓丽君的歌声里开始，又在邓丽君的歌声里落下帷幕，怀旧的旋律、煽情的歌词道尽了小人物的悲喜。

《那一抹描画的面纱》以黄姚古镇为背景，其中巧妙穿插改编自毛姆作品，曾在黄姚取景的电影《面纱》中的台词，可见作者的匠心独运。小说主人公黄天翔是一个男性“恋

爱脑”形象。姚千寻是他倾心爱慕的女孩，不管是她的嘲笑，还是她的鄙视、不耐烦，甚至是被她取不好听的花名，他都毫不介意。唯有在明显感受到心爱的孩子对他故乡的嫌弃时，他才如梦初醒。故乡是他的铠甲，也是他的软肋，他容不得任何人褻渎他的故乡。所以他决绝地离去，跳出偏狭的男女情感，看见更为广阔的天地。一个情感中的失败者，仿佛因此有了一次尽情的飞翔。

无独有偶。小说集中的其他故事，其他“失败者”，同样演绎了某种“飞翔”。《没有围墙的花园》中，“我”过着死气沉沉的生活，却还是在暑假去乡村献爱心。常人无不对小偷深恶痛绝，“我”却有深挖背后的故事，对可恨却也可怜的小偷怀有怜悯，有意无意地思考背后的社会问题。《荒城》《火笼》《陈香》和《一剪酸梅》的女主人公，则都带着勇气清醒和理智地处理自己的情感和婚姻问题。《孤鸿》中，哑女夏秋麦的美貌和风情让村里的男人覬覦，也令女人们嫉妒和唾骂，让人不禁联想到电影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中的玛莲娜。夏秋麦不认命，拼死抵御世俗的侵袭与流言，时时恪守着内心的圣洁。《何日君再来》中，“我”和宋强这两个生活的失意者惺惺相惜。最后，“我”带着宋强留下的一木箱邓丽君磁带离开大城市，回到故乡，以仿佛脱胎换骨之躯开始一种贴地飞行……这种种“飞翔”，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的不同程度的超越，是徐一洛笔下这些“失败者”身上人性光辉的显现。

作者经历了从“四丫头”到“徐一洛”的笔名变化，也完成了从网络写手到严肃文学作家的成功转型。身为女性作家，徐一洛关注女性的遭遇和命运，也试图通过作品去思考女性脱离自身困境的路径。对于她今后的创作，我们有理由保持关注和期待。

(作者简介：卢悦宁，广西作家协会会员，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现供职于广西民族出版社。)